



纸婚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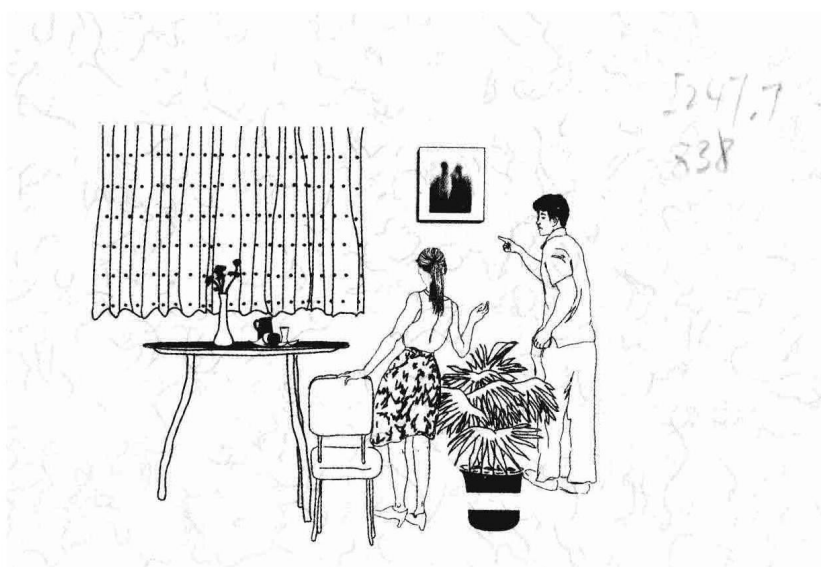
Z H I H U N N I A N

方 方◎著

两人为挂画争吵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

纸婚年

ZHI HUN NIAN

方 方◎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婚年 / 方方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011-9305-9

I. ①纸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24977号

纸婚年

作 者: 方 方

丛书策划: 要力石

选题策划: 刘志宏

责任编辑: 刘志宏

特约编辑: 朱小兰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封面插图: 马文丽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9.2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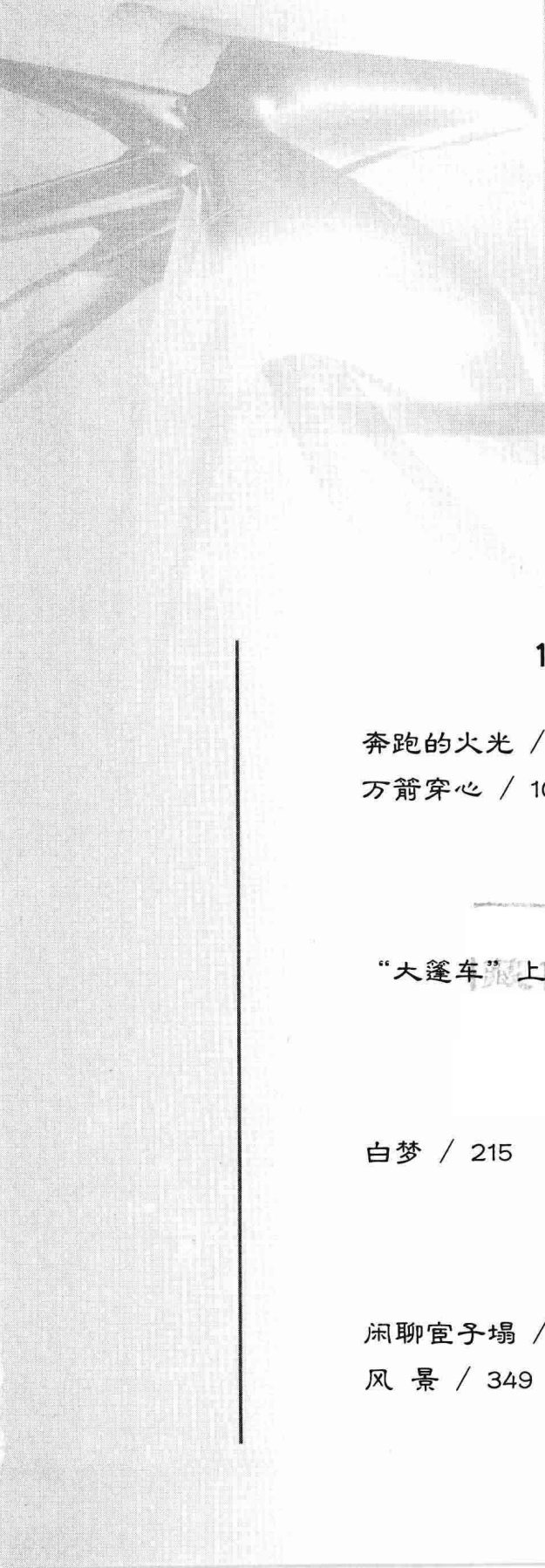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305-9

定 价: 38.00元

温馨提示: 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: 13651277005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: 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3969



目 录

CONTENTS

1999年后新作

奔跑的火光 / 3

万箭穿心 / 108

处女作

“大篷车”上 / 199

成名作

白梦 / 215

代表作

闲聊宜子塌 / 271

风 景 / 349

目 录

CONTENTS

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

纸婚年 / 415

印象记

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/ 427

语言中的方方 / 431

对话录

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 / 439

后 记 / 448

著作目录 / 452

大事年表 / 456

小 传 / 461

1999年后新作

奔跑的火光

—

英芝想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

英芝正靠墙而坐。墙壁上污迹斑驳，一层覆盖着一层。在英芝想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怖时，她便将眼睛落在那里。她使劲猜测它们究竟是些什么，那最初的污迹是什么人留下来的，是不经意的痕迹还是心情的发泄。每一个留在这里的人，都不会有一副好心情，这很显然。此刻，在英芝正面的墙壁上，面对着她的是一行深红色的字。不是血写的。那字歪歪倒倒着，仿佛是一个个散了架子的人。墙说：你为什么不爱我？！

唉，这是一个没有逃出爱情魔掌的人，英芝叹想，如果能为爱情而死，也算值了，好歹也曾幸福，而我却又是为了什么？

睡在英芝旁边的余姐告诉英芝，写这个字的人叫芬苹，她的男朋友跟她睡了五年，让她做了四回流产，结果有一天他轻轻松松地告诉芬苹，说他对她从来也没有过爱。芬苹一气之下，在饭里下了毒。那男人被毒死了，死时脸色发青。芬苹在这里等了五个月，然后就被毙掉了。毙她时就是一个春天。那天大家正在说估计现在外面的花开得很放，芬苹也跟着说，还说好喜欢她家院墙后的指甲花。结果来了人，把她提走。所有人都晓得，她永世难回。高墙的上部，几乎快与天花板相接了，有一个窗口，它在白天总是灰白的，更像有人贴上的一张方纸。英芝从来也没有看



◎ 1999年后新作



到阳光从那里路过。英芝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根本失去了看到阳光的能力。

每一夜每一夜，英芝都觉得自己被火光追逐。那团火光奔跑急促，烈焰冲天。风吹动时，火苗朝一个方向倒下，跃动的火舌便如一个血盆大口。一阵阵古怪的号叫从中而出，四周的旷野满是它惨然的回声。

余姐说那是噩梦。到这里来的人，都会做噩梦。而且每一个噩梦都充满恐惧。

但英芝知道，并不完全如此。

英芝说，让我一切从头开始吧。

英芝一开口便泪流满面，让她说自己的故事令她心如刀绞。但英芝明白，她必须说出一切。她若不说，就算她死了，那团火也永远不会熄灭。

二

开始的日子是在秋天。

对于乡下女孩英芝来说，一年四季中的每一个日子都平平淡淡。这一年她高中毕业。英芝没考大学。大学对英芝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，花费那么大的劲头去读书又是何必？村里的春慧读得眼睛看路不清，而永根就如同一个傻子，他们都是英芝的同学。英芝常常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，比方夜里走路，春慧就要拉着英芝，比方自行车掉了链条，永根就要求英芝帮他装上去。英芝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他们俩那个样子，是一件高兴的事情。所以英芝没去考大学。她毫无沮丧之意。出了校门，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走进学校，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不去上大学是她本来的心愿。

英芝住的村子叫凤凰垸。离县城只十几里路。知道凤凰垸的人都说这里的人精明。但凤凰垸却并没有因为精明而富起来。英

芝的家境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上。英芝的爹虽然在田里干活，可英芝的妈却在村口路边开了个小店铺，卖点油盐酱醋，比起那些光种田的人家，手上就要活泛一点。除了凤凰垸最有钱的三伙家之外，还真说不出哪几户人家比英芝的家里更富裕。

关于凤凰垸的精明都落到三伙一个人头上的老话，英芝小时候就听人讲过。三伙上学一直上到了县中。三伙当红卫兵一挥手人人都跟在他后面跑，一直跑到汉口。三伙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，然后就赚一笔钱回来。如此之类。凤凰垸村里的人冬天没事干时，最喜欢议论的人就是三伙。三伙的爹是个歌师，方圆十几里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，都请他上门去唱。红喜唱戏，白喜唱丧。日子再苦，从没见过他家苦过。三伙的爹死后，家里没人照顾，三伙就不再出门。三伙接下他爹的事情。三伙当然没他爹唱得好，可那有什么关系？三伙自己拉起了一个班子，名字就叫“三伙班”。倘有人要请唱班，只找“三伙班”就是。三伙骑个自行车，东村跑西村窜，一家喊几嗓，吹唢呐敲鼓扯胡琴打板的，一下子就找齐。三伙不吹不弹不拉不唱，只在当中抽头。三伙嘴能说，又舍得做，结果做得比他爹名声还大。三伙在村里最早盖砖房。红瓦白墙，屋中间吊着电灯，晚上灯一亮，明晃晃照人脸，看红了村里多少人的眼睛。三伙的本事在于不管世道如何变化，他都能赚钱到手。英芝的两个哥哥，一心想做三伙这样的人。下广州上东北，皮都脱掉三层，回来时跟出门时一样穷。其中一个还落下一身花柳病。三伙一边看得哈哈大笑，他笑起来像风声呼啸，那风从你头上刮过时嘶嘶炸响，让人恍然觉得他的肠子正在被他一根根地笑断。英芝两个可怜的哥哥只好在三伙的笑声回到他们的老地方——一张麻将桌上。三伙说，干这个的就别想干那个，干那个的就别想干这个。这是天数，你想改就改得了吗？

三伙已经快四十八了。脸皮老得像英芝的爹一样。而英芝的爹比三伙大上十岁不止。三伙指着自已的脸说，科学家说脑子里



的沟沟坎坎多，人就聪明。我呢，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已经长满了，脸上这些是从里面漫出来的。三伙总是这样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。英芝从三岁起就讨厌他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

三伙却从不知道英芝对他的厌恶。英芝毕业的第二天，他竟颠颠地上门来找英芝。

心闲的英芝正在院里跟侄儿茗伢打扑克。三伙说：“英芝，回啦？”

英芝没抬头，嗯了一声，又对茗伢大叫：“不准痞牌。”

三伙说：“英芝，玩这有这么意思？一分钱也挣不到手。”

英芝一翻白眼，说：“我又没想挣钱。我爹妈养得起我。”

三伙一笑，说：“爹妈能养你到老？”

英芝嘴上没说话，心想倒也是。茗伢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我姑爱玩牌，么样？”

三伙说：“要是有个赚钱的机会，你问你姑是玩牌呢还是赚钱？”

英芝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暗道那还用说，哪个不想赚钱呀。可英芝讨厌三伙，没直接搭他的腔，英芝对茗伢说：“出你的牌，屁话少说。”

三伙说：“不想赚钱？”

英芝说：“这种好事，哪轮得到我？一个大王。”

三伙说：“要是轮到了呢？”

英芝大声答道：“我干么事不赚？”

三伙乐了，高声笑起来，又有嘶嘶嘶的声音从英芝头上拉过，跟拉锯子似的，令她头疼。英芝说：“要笑到别处去笑。我听这声音就头疼。”

三伙说：“好好好，下面我就说个让你头不疼的。”

三伙说农村而今办红白喜事，唱戏哭丧没人听了。时代变了，老把戏没市场。现在大家爱听流行歌。特别是听香港台湾的歌曲，哼哼哈哈得没个听头，可就是有人爱听。所以他把“三伙

班”人马全部换了。他投资买了一套卡拉OK，还买了喇叭，又找了几个年轻人跟着唱。上月带着那些东西到柳家洼，哪晓得，台子一搭，音乐一响，人群像水一样流过去。结果一连搞了几场，大受欢迎。听的人点歌点得忙不过来。现在连江对岸的人都划船过来接。过个把月，高考公榜，那些有伢儿考上大学的，必定要摆酒席。已经有几家到他这里来预约了。现在的价格，请一场五百块钱。生意好时，就提到六百一场。加上点歌费，各人一摊，差不多唱一场一人可以赚大几十块。

英芝先只是听，听进去后，就觉得确实是个好生意。嘴上却还说：“你有人了，找我干么事！”

三伙说：“我那里有三个男伢，一个负责换碟，两个伢儿唱，倒也够。可是女伢只一个。女伢少了，观众听起来没得劲，我晓得你的歌子唱得好，我有一回过年听你唱过《九十九朵玫瑰》，唱得蛮好。你入不入伙？”

英芝心里惊喜万分。唱歌本来就是她喜欢的事，如果能像歌星一样又唱歌又赚钱，那不更好？可英芝还拿着架子，说：“你拿我开心吧？”

三伙说：“我开你么事心？今天下午就有一场，上场就有钱。你不信去一趟，没拿到钱我围你屋里爬三圈。”

三伙的话说到这地步，显然也不是骗人。英芝忙说：“那好，我去。”

三伙跟英芝敲定碰头时间，就走了。三伙一走，英芝立即把牌甩了。几十张牌从空中撒落一地，气得茗伢一边捡牌一边骂：

“你唱唱唱，唱了去死呀。这么好的牌，白起了。”

英芝说：“你咒我，我死后变成鬼也要撕烂你的嘴。”

英芝说着便跑进屋里给自己挑套衣服。英芝的衣服没几件，上学穿的有，上台穿的就没有了。英芝找不到衣服，就上灶房找她妈发脾气。英芝说家里再穷，也得给姑娘买一套可以上身的衣服呀。英芝是家里的独女儿，一向在做妈的面前骄横惯了。英芝



妈说你哪件衣服都比我的好，怎么不能穿？英芝说没一条好看的裙子。英芝嫂子见吵，就拿了她做姑娘时的一条裙子给英芝，说是她反正是穿小了，不如送给英芝。嫂子的裙子是淡红色的，上面起着一些黄色的小碎花。领口尖尖着，背后还有两根带子系成蝴蝶样子。虽然有点旧，可英芝穿上身后，倒也显得蛮好看。

三伙一见英芝如此，眼睛就亮了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会打扮最好了。”

唱歌是在老庙村。因为村后有座老庙而得名。老庙村离凤凰垅有四十几里路。老庙村村长给儿子办喜事，特意开了卡车来接“三伙班”。三伙在车上拿了歌单给英芝看，问英芝会唱哪些。英芝看几眼，说差不多的都会。学校门口有几家卖衣服的店铺，成天敞着喇叭放歌，想不会都不行。三伙说，那就点几首喜欢的。英芝就点了《心雨》，点了《十五的月亮》，点了《千纸鹤》，点了《常回家看看》，最后还点了《九十九朵玫瑰》。三伙说这支歌非得唱。所有的歌对英芝来说都熟悉不过。换碟的男仔叫文堂，文堂说，正式唱之前，还是试着合一下，免得到时候跟不上。

村长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房，面向马路的外墙还贴了明黄色的瓷砖。望去比三伙家的房子还要气派。隔得老远，就抢人的眼睛。三伙说，村长就是村里的皇帝，所以得用皇帝的颜色。三伙跑的村子多，他的话就是道理。

唱班的台子搭在村长的东屋的窗下。与大门稍稍错开。台子有两张大床那么大，一尺半高，上下十分方便。这是三伙亲自设计的。底下是木条钉的架子，上面铺着木板。由八块拼成。拼装拆卸都极其方便。搭好的台子上还满铺着红色腈纶地毯。地毯很旧，不晓得是什么人淘汰给了三伙。音箱有两个，立在台前。正儿八经有麦克风，撑在中间，就像领导作报告，有模有样。台子搭好，电源接通，音乐响起，人就围了上来。

这一切，都令英芝意外。英芝对三伙的讨厌仿佛也因此而改

变。英芝对三伙说，想不到真不错。三伙说，不是吹牛，方圆几百里内，就我这个班子最豪华。事情就得这样做，请班子的人，讲的就是个排场。我这里就是要他讲个够。这样他才开心，要不，哪个请你？

英芝想，三伙就是有他的一套。

人家办婚事，客来客往，“三伙班”就只管一曲接一曲地唱。喇叭放得很响，村头村尾都听得见，站近了还有些炸耳。有人点歌，也有人献花，实在是很好玩。英芝头一回上场，并没有紧张，反而觉得刺激，于是亢奋。一亢奋，就超常发挥。英芝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唱得这么好过。一曲唱完，围观的人都使劲鼓掌。新娘还没有接来，客人们都在聊天说笑，说得开心时，也乱七八糟地点歌献给某某某。献歌时把人名一点，就会有大笑冲天而起。村长因了这些笑声，开心得要死。没结账就先给每人塞了十块钱。三伙对英芝说，这十块中有五块是他的，这是规矩。

村长的儿子朋友不少。一伙人反反复复地相互献歌。说笑打骂，把烟头丢得满地，闹成一团。唱着唱着，他们就把一个高个子往台上推。推时还叫：就要和那个穿花裙子的女伢对唱。那高个子不肯，使劲反抗。围观者都大笑着看热闹。一个黑胖子说：“贵清，你只要唱了，昨晚上输的钱一笔勾销。”另一个光头的人也说：“是呀，你只要唱一支歌，你输我的那笔钱，也算了。”

叫贵清的高个子停下挣扎，说：“你们的话当真？”

光头说：“哄你我就不得好死。”

黑胖子也说：“哄你我就是个王八。”

贵清就笑道：“光头和黑胖，你两个哄不哄我，照样一个不得好死，一个是个王八。”贵清话音一落，台上台下的人都笑得一哄。英芝也笑了，她觉得这个叫贵清的高个子说话蛮有水平。

贵清一步跳上台来。他摸摸头，说：“唱么事？我还不晓得我会唱么歌。”



纸

婚年

ZHILUNJIAN

台下就又笑。光头说：“就唱那个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。你打牌时唱过的。”

这边一闹，围观的人更多。连进到屋里的客人们也都跑了出来。三伙高兴，忙低声跟英芝说：“英芝，全靠你了。唱亲热点，效果好，点歌的人就会多。”

英芝自是明白三伙意思。她上前伸手拉起了贵清的手，将他引到台中间。然后让文堂起音乐。台下的哄笑声更高，连口哨也响了起来。

英芝一往深情地对着贵清唱。但到贵清开口时，却发现他跑调跑得一塌糊涂，根本无法把歌唱下去，而台下的哄笑已成狂笑，口哨亦更加尖锐。贵清一紧张，就跟不上词了。英芝低声说：“莫紧张，你跟着我唱。”于是英芝帮贵清唱了起来。英芝唱时，时而作深情凝望状，时而将头倚在贵清肩头。媚眼丢得台下一阵阵鼓掌。英芝以往上学时，放假回家，常下田帮妈妈干活，从那里学会了打情骂俏。这时候在台上，她便轻而易举地运用起来。一曲唱完，又扭又撩，英芝已经把台上台下的人都逗得兴起。台下的人便乱喊着：“亲个嘴！”“贵清，摸一把。”

三伙兴奋得脸颊通红，连连道：“英芝真是了了不起的小妖精。”

点歌的人就更多了。音乐一下都不间断。一直到接新娘小车开来，尚有许多人不看新娘而要点歌。都说村长儿子结婚就是不一样，要热闹有热闹，要排场有排场。村长被人赞美得发昏，晚上结账时便给了三伙800块钱。而三伙也发了昏，当下便掏出一张100元大钞给了英芝。加上点歌的48块钱和被三伙提成了5块的村长小费，英芝这天一下就赚了153块钱。她惊呆了。她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，更从来没想过钱竟是这么好赚。

英芝知道，她的生活将因此而改变。

三

英芝决定去县城买一两件专门穿了唱歌的裙子。她看过电视，那里面唱歌的女歌星都穿得很露。所以，英芝也要为自己买一条露肩膀的裙子。还要买一条上下脱节，露出肚脐眼的裙子。她知道这样一穿上场，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欢迎。英芝把她的想法告诉三伙。三伙一拍手，说：“我正想跟你说这事。我这里贴你50块钱，你再买一条透明一点的裙子，里面的短裤买那种蛮小蛮小的三角裤，莫再穿乡下人的大花裤头。城里人叫这是‘性感’，乡下就叫这是‘勾人’。再买一点胭脂把脸上抹一抹，嘴巴要搞得红彤彤的，好撩人。再把歌子唱得人心里麻痒麻痒，你就成功了。英芝呀，我真没有看错你，你赚钱的前途大得很呀。”

英芝心里十分高兴，她拿过三伙的50块钱。三伙把钱递给她时，笑道：“英芝呀，我以前还不晓得你这么骚哩。”

英芝拿着钱往村外走，走时想，我骚不骚关你屁事。你也莫想占到我的便宜。

英芝在县城的精品屋很快就买到了她想要的东西。英芝为砍价花了两个多小时，结果她大获全胜。全部东西加起来，也没花到100块钱。英芝觉得真是太划得来了。一高兴，又为自己买了两件粉红色上绣着金丝花边的胸罩。胸罩亦当即试过，试好就没有摘下来。走出店门，挺胸昂头，英芝觉得她这辈子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。

英芝在县里的银行办了个存折。她存进了100块钱，是定期。红色的小折子从她的手心一直烫到了心里。她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更好。最后她将它插在了胸口。新穿的胸罩紧紧地绷着胸脯，比口袋更保险。英芝放妥帖后，昂首挺胸地走在了县城的大马路上。她能感觉得到胸口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。英芝是她家唯



纸婚年

ZHIZHUNIAN

——一个有存折的人，而且她走出校门才只几天！而且她并没有出半点的劳力！英芝想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说她有本事！本事是天生的，而不是学来的。这么想过，她自己就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无比骄傲，觉得整个县城大马路上的人都在向她羡慕地张望，于是她走路时的胸脯就挺得更高了。

英芝打算坐车回家吃中饭。在县城的汽车站，有人喊她，她回头一看，竟是那个老庙村与她同台唱过歌的高个子贵清。

贵清推着一辆新自行车。他在望着英芝时，脸上有一种惊喜交加的表情。这表情好让英芝心生得意。

贵清说：“你进城买东西？”

英芝说：“是呀。你这车，刚买的？”

贵清说：“可不。打那天上台唱了歌后，手气就特别好，这几天天天都赢钱。赢了钱就想到你们凤凰垵去找你玩。全靠你那天帮我转了运。不过到你那边太远了，我就想反正迟早要买辆车，干脆用这些赢来的钱买下好了。”

英芝就笑了，说：“瞎扯！你是看到我才这样讲的。”

贵清认真道：“王八乖乖儿才瞎扯，真话是想要去凤凰垵的。”

英芝又笑了起来，声音格格地十分清脆。英芝说：“那你肯定就是个王八乖乖儿。”

贵清被英芝的笑声撩得耳朵发烧，他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耳朵，然后也笑了，说：“你吃过饭没有？”

英芝说：“没有呀。你是不是想请客？”

贵清说：“你要肯陪我吃饭，我就高兴狠了。”

英芝想，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，干么事不吃他一顿？想好就说：“好呀！我这个人最喜欢别人请我吃饭。”

贵清高兴道：“那好，我以后就多请你。”

车站旁边正好有一家名为“好再来”的小餐馆，两人便走了过去。餐馆人不多，靠里的墙角正好有一张两人坐的桌子，贵清